

难忘的

年

1978—1998

王 火 主编

北京出版社

顾 问：于均波	杜德印		
策 划：王 火	周凤霞	魏建河	
编 委：王 火	林大烈	崔义民	周凤霞
刘 俊	时代新	陈桂荣	魏建河
黄学军	李 剑	付士亮	刘建国
傅梦喜	郑克礼		
主 编：王 火			
副主编：周凤霞			
编 辑：魏建河			

File 1-2-05

目 录

蓦然回首

感谢 1978	李建盛 (3)
实践之树常青	李 明 (6)
我们这栋楼	育 葵 (9)
计划赶不上变化	袁安胜 (12)
再也不做西红柿酱了	李致和 (15)
两代人的日记	周立英 (18)
人生的立交桥	满志德 (22)
市长电话在延伸	徐继锋 (25)
20 年的嘴	王克祥 (29)
话说长途电话	毛康璞 (32)
改革：时间缩短着空间	辛向阳 (35)
又是中秋	由学韬 (38)
邮包的变迁	滕媛媛 (41)
“老板”的故事	黄 威 (44)
难忘的收获	孟庆晖 (48)
居室的变迁	董 颖 (51)
那一年，我 16 岁	冯璞冰 (54)
搬家	范月仙 (58)
蓝蓝的梦	吕海平 (61)
两套家具	卢 宏 (64)

妈过去也爱吃·····	陈润华 (67)
老屋·新房·小楼·····	李月升 (70)
两代人的叮咛·····	安国成 (73)
松花江畔再回首·····	徐江善 (76)
两次出国的感悟·····	罗晓路 (80)
从小学到大学的跨越·····	江述高 (83)
团聚话变迁·····	于海河 (86)
两张照片的遐思·····	周方胜 (89)
读书人的福气·····	石树仁 (92)
票证集前的回想·····	俞学斌 (96)
买票看电视·····	陈 先 (99)
流年碎影·····	石岱峰 (102)
“冲击波”过后的反思·····	常元恒 (105)
路越走越宽·····	王良良 (108)
马路上的感叹·····	曹忆南 (111)
祖国的明天会更好·····	安 凭 (114)

—— 梦起成真 ——

梦破十年终又圆·····	尹钧科 (119)
新生·····	张智谦 (122)
穿军装的女生·····	田淑芳 (125)
圆了丰衣足食的梦·····	张来芬 (128)
山区人民都看上了电视·····	刘 平 (131)
一封家书·····	鲍 毅 (134)
饮水思源·····	赵满红 (137)
我终于跨进了大学校门·····	刘维林 (140)

有感于刑之有法	张日城 (143)
有话电台去说	梁 山 (147)
房梦 40 年	苏兰芬 (150)
我的两次“解放”	袁立明 (153)
梦想已成现实	张淑英 (157)
探亲之旅	张广新 (160)
我的梦想实现了	陈 模 (163)
飞上天和越过洋	杨庆和 (166)
住房咏叹调	甘 峤 (169)
买家具的经历	李克勤 (172)
儿子的玩具	李 伟 (175)
电视的往事	王建川 (178)
两次耐人寻味的送行	高云华 (181)
悠悠琴声话梦情	任冠英 (184)
妈妈的怨言	周 广 (187)
一份退稿诗	陈栓柱 (190)
胡同里的卖花人	徐桂士 (193)
永远的皮鞋	丁 翼 (195)
橘子	王传颂 (199)
从“三用机”到多媒体电脑	孟春明 (202)
决口	江 岚 (204)
梦的翅膀	陈子一 (208)

—— 难忘轶事 ——

难忘的“一号文件”	周志成 (213)
半张火车票	徐 达 (216)

一幅漫画引起的回忆	凤翔 (219)
买鱼	林大烈 (222)
“假领子”的故事	章宪 (225)
买菜	刘牧雨 (228)
甜甜的榆钱儿	张彬 (231)
永远的遗憾	郭秀珍 (234)
一条绿军裤引起的回忆	那士清 (237)
打赌	杨玉祥 (240)
生病琐忆	杨智慧 (243)
一段往事的思索	戚本逊 (245)
“红桃A”和老玉米的故事	张光锐 (247)
初为人父	刘前光 (251)
一袋奶粉	郭长寿 (254)
两夜买个大衣柜	尚树怀 (256)
一张入学通知书	徐连春 (260)
傻瓜空调	刘智 (264)
抓阄	刘宝锁 (267)
裙子的故事	苏建敏 (270)
我的大学	王援朝 (273)
鸡蛋的故事	陈昊珍 (277)
传家宝	李雅兰 (279)
“第一股”轶事	胡素娟 (282)
一个小物件	王建 (286)
胡学贤改名	胡颂文 (288)
一场虚惊	王玉荣 (291)
看电视	魏利明 (294)
一只玩具狗	孟紫梅 (297)

乐声袅绕忆当年	耿博文 (299)
手表	魏炳学 (302)
永远的内疚	马同力 (304)
照相机的故事	田文琰 (307)
出行	刘金媛 (310)

—— 再看故乡 ——

北京的路	晋秋红 (315)
枣茶甜甜	许焕岗 (318)
故乡的红薯	刘 宇 (321)
姑姑家有汽车了	朱淑英 (323)
乡居的变迁	李晓勇 (326)
我的故乡	李宝贤 (329)
旧貌换新颜	黄 颖 (332)
回家的路	杨 宾 (335)
又是中秋月儿圆	李晓红 (338)
20年后话故乡	赵淑华 (341)
弥河	冯学会 (344)
家乡的金银卷	杨翠娟 (347)
家乡腾起一条龙	郑国柱 (350)
带鱼的故事	王 健 (353)
我家出了个“大款”	罗广玉 (356)
三回故乡	杨俊峰 (359)
古城新貌	赵振祥 (363)
家乡变了	解春俊 (367)
又回故乡	李秋菊 (370)

第二故乡宁夏行	郑继明 (373)
电话引出的回忆	魏建河 (376)
那田·那树·那小路	李米莉 (379)
回家	王树珍 (382)
再回北大荒	杨向东 (384)
再读山村	钟显林 (387)
家乡，这 20 年变化大了	唐海蛟 (390)
两次回家乡	周雅荣 (392)
一叶绿而知天下春	徐宝兰 (396)
家乡的路	宋春华 (399)
顺义，我可爱的家乡	孟庆秋 (402)
故乡，我心中的画	连增平 (405)
编者的话	(408)

暮

然

暮然回首

回

首

〔沉思片语〕

记忆一种美好，就是珍藏一种生命；回望一种历史，
就是想象一种未来。

感谢 1978

李建盛

当我生命的年轮与中国历史一起进入 1978 年的时候，我的生命的轨迹，也如同中国的历史和整个中国人的命运一样，走进了一个新的时代。

我感谢 1978 年。

我深深地记得，在 1978 年的一个早春的晚上，父亲亲切地把我叫到饭桌旁，他那张年岁不高却一直充满愁苦刻着沧桑的脸，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绽放出某种依稀的亮光，母亲那双目不识丁的眼睛里也蕴涵着某种异样的表情。在我的记忆中，他们对我似乎从来也没有这样亲切过、关爱过。因为，他们从来就是为着饿不坏冻不死而疲于奔命，他们那时的惟一理想就是：既然把我们生下来了，就应该努力让我们活着。他们没有比这更高的理想，也许压根儿就不敢有超出为活着而劳作的向往，活着以外的一切实在是太高远了，太奢侈了。

就在那一天晚上的昏暗灯光下，父亲笑着对我说：“现在的形势好像与以前不一样了，我想让你再去读书。”

我万万没有想到，父母竟然会让我这个小学毕业后为了挣工

分而停学两年的儿子再去上学。这确实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决定，这一决定的意义，无论对于他们还是对于我，都绝对不亚于他们把我生下来和我的来到这个世界上。

“好像形势不一样了。”对于一个瑶山沟里的农民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极为朴素而又深刻的人生敏感。“我想让你再去读书。”对于一个尚处在极度贫困中的父亲来说，又是怎样一个重大的决定。

形势确实是不一样了，而不是好像不一样。就在这一年的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从此，中国开始了她崭新的历史，中国人民开始了新的生活历程。

现在想来，那一盏昏暗的灯光，因了那一年中国的伟大变革而变得明亮；那一盏昏暗的灯光，也因了那一年的伟大变革，成了让我从昏暗走廊穿越阳光地带的生命通道。

1978年的秋天，辍学两年的我终于重新走进校门，再一次开始了我的读书生涯。没有1978年，不会有我重返校园的快乐；没有1978年，不会有我中学的成长；没有1978年，不会有我的大学生活；没有1978年，更不会有我的硕士、博士生涯。我的人生道路的转折，我的生命意义的显露，都缘了、都因了那一个令所有中国人都难以忘怀的1978年。

是1978年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是1978年升起了一种新的希望。我生命的道路从1978年才真正开始，我人生的轨迹从1978年才真正有了亮光。

1978年10月金秋的一天，父亲和母亲来到了北京，我带他们去看了我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这是我获得博士学位的地方。我们谈起了1978年，异常悬殊的文化层次，谈起1978年，却有着异常相同的感受。

20年了，有许多东西令人难以忘怀，有许多记忆值得珍藏，有

许多的变化让人感叹。这所有的一切，难道不都因了那终结而又开创历史和生命新篇章的1978年吗？

我深深地记忆着1978年，我深深地感谢1978年。

〔作者小传〕

李建盛，1964年生于湖南汝城县一个偏僻的瑶家小山村。小学毕业后辍学，1978年重返校园。六年的中学生活后走进了大学的校门。大学毕业后从事中学英语教学。1990年，考入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攻读文学硕士学位，1993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攻读文学博士学位。现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从事文艺理论和文学评论工作。

〔沉思片语〕

知行合一，言行合一，践履笃行。

实践之树常青

李 明

20年前，我是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名新生。记得刚拿到录取通知书时，全然不知“哲学”为何物。问我的中学教师，问比我年长、一同参加高考的老知青，都说不知道。只有一个下放干部，告诉我“就是政治”。这在我心里引起了一丝不安，因为在那个“文革”阴影仍然浓重的年代，一提“政治”二字难免让人联想到打派仗、斗走资派、大批判、大字报。

带着忐忑的心情，我走进了大学校门。没想到，上了几堂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后，我竟一下子喜欢上了哲学。不为别的，就为它那些朴素的道理：物质第一，意识第二，一切从实际出发，普遍联系，对立统一，质量互变，曲折前进，实践出真知，等等。回想我从小学到高中，我的上学年代几乎都是在“文革”那套不讲道理、不讲人性、歪曲事实、强词夺理的极左逻辑中度过的，学习的是八股批判文，正式场合听到的，往往是从报纸、广播翻版而来的杀气腾腾的“革命”词藻。哲学使我进入了一个出世以来从未接触过的全新世界，在那里，思维的逻辑是那么优美、严密，它包容宇宙万物，条分缕析，使每个领悟它的人变得清醒、理智、独立、深刻。

课没上多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评论员文章发表了。由于作者是我们系里的教师,班里的同学自然格外关注这篇文章和由此引发的大讨论。那时我们的哲学课有两个特点:一是讨论课特别多,同学们分成小组逐章讨论思考题,指导老师参加;二是考试为口试,现场摸题,然后稍作准备,面对两名主考官陈述思想,进行答辩。故而即使有些口拙的同学,也愿意抓住机会,发表自己的看法,以锻炼口才,磨砺思维。我们对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关注,很自然地,首先反映在讨论课上。同学之间相互辩论,或支持、或质疑文章观点,十分热闹,而指导老师则大多缄口不语,偶尔点点头或摇摇头,显得颇为小心、谨慎。再就是在宿舍里,大讨论也成为那段时间“卧谈会”的主题,大家经常开战,观点交锋挺激烈。但总的来讲,我们涉世不深,争论主要在学术观点上,从政治上考虑较少,只是后来随着各报纸、各地区相继表态,随着一些大龄同学和老师透露的一点“内幕”以及党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政策调整和变革,才逐渐感觉到这场大讨论的严峻性和伟大意义所在。

大学四年的学习和实践,使我的眼界越来越开阔,渐渐地,这场大讨论在我心目中的分量变得愈来愈重。及至改革开放 20 年后的今天,“实践”在我的心中,已有了至高至尊的地位。回首望,从最早的安徽小岗村农民摁手印承包土地,到后来建立沿海特区;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迈向市场体制;从加强法制建设,到进一步依法治国,改革开放的每一步,无不回应着实践的呼唤。

在哲学里,实践有严格的定义和内涵,但这并不妨碍我用寻常的眼光来理解它。在我看来,实践就是老百姓的生活,它平凡、延绵不绝,而又蕴涵着无限生机。它孕育伟大创举,成就思想巨人,推动历史车轮。实践也是有性格的:它情感炽烈,爱憎分明,政权因其立亦因其亡;它公正无私,理智冷静,再强大的宣传工

具和媒体，都不能湮没它的声音。比起理论，比起权威，实践具有终极的力量，没有什么人能够违抗实践的逻辑而主宰历史。套用一句格言：“愿意的人，紧跟实践走，不愿意的人，实践牵着走。”

邓小平同志说：“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陈云同志也说：“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20年改革开放，使我国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所取得的成就难以历数。但最深刻的变化，是民族精神的变化。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在拨乱反正中，在改革发展中，不断冲破僵化的思想樊篱，使思想在实践的节拍中，顶天立地站起来了。伟大的实践精神正在渗入我们民族的血脉，成为我们永恒的精神气质。

实践又是高贵的。我常想，怠慢实践的人，不是渺小的，就是愚笨的；尊重实践的人，才是高尚的和聪慧的。因为只有尊重实践，才会有群众观点；只有遵从实践，才会坚持真理；只有总结实践，才能走在历史的前面；只有学习实践，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但愿我们每个人把生命融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解读实践，把握实践，推动实践，按照实践的旋律吟唱时代之歌。

实践之树常青。

〔作者小传〕

李明，生于1958年，江苏南京人。小学五年级随父母下放农村，10年中，和乡亲朝夕相处，课余与锄镰田野为伴。作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最先沐浴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浩荡春风。1982年初毕业分配到京，成为一名高校教师，目前在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工作。

〔沉思片语〕

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诠释着一个时代的意义。

我 们 这 栋 楼

育 葵

我们这栋楼是个“板儿楼”，就是那种一面是单元房，一面是大玻璃通道的那种。“板儿楼”是区别于“塔楼”说的。这两种楼，20年前我没见过，是后来的新品种，现时到处都有。

这栋楼开始像个腰板挺直的小伙子，在这条街上是首屈一指的，大有君临天下，“一览众山小”之势。前两年，南边建了一座28层的高楼，就把我们这栋16层的楼盖过了。现在北边又突兀地冒出一座大厦，那气魄、那劲头又远非我们这栋楼可比了。于是，我们这栋楼便有点被压迫的感觉。但这有什么办法呢？现时已不是各领风骚几百年的时代了。“这世界不是我不明白，是它变化得太快！”让你真没脾气！

我们这栋楼，是个“杂”楼。从它的血脉看，便是个“杂种”，文雅的话为“混血儿”。原本这地界儿是一个什么公司的破仓库，后来被××饭店相中了。这饭店是中外合资的，酝酿那会儿看上了灯市西口那块儿风水宝地。可是那儿有百十来户住家呢，先得给他们盖个搬迁的窝儿不是。于是，这饭店便和这个公司联了手，你出地，我出钱，盖后一家一半。经过几年的折腾，楼盖成了，几十家搬迁户住进来了，这个饭店的一些人搬来了，又有